

这一天,王干打开抽屉的一角,发现一束尘封的诗稿。诗稿上方透进丝丝缕缕的阳光,赫然一个光明的时代。斯人当年,年少而幸运,躲过了焚琴煮鹤的漫长暗夜,终于迎接了天边漏进的光亮——一个重建诗歌秩序的时代。这是他的青春的记忆,这里的每个字,每一行诗句,都写着一种久违的、让人羡慕的幸福!这些诗,多半记有写作时间,我找得到的不准确的记载,大部分始于1983年而终于1990年,大体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月——一个告别了黑暗、迎接光明的伟大的时代。那时的王干,应当正是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青年。诗集扉页,记有这位年轻作者的“语丝”,表达他当年对诗歌写作的期待——“我的诗正从单纯走向丰富 从热情走向冷静 从抒情走向哲理 从迷茫走向深沉”。另一篇,他更进一步:他谈到创新这个震撼了中国并令整个中国为之痴狂的命题——王干达观地认识到,创新有所获得,也必有所失去,“只有失去一部分,才能得到一部分,得到的是诗,失去的是非诗”。

难忘青春岁月,年轻的王干迎接了一个告别黑暗和停滞,迎接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的新时代。他义无反顾地投进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他和当年的诗歌爱好者一道,高



难忘青春岁月

谢冕

举新诗创造的大旗勇决前行:
不是高呼“万岁”的疯狂呐喊
更不是鹦鹉的学嘴学舌
没有歌唱家故作的颤栗
更没有密谋者压低嗓门时的卑鄙和恐惧

王干将这首诗命题为“新生儿的哭声”,他说,“从自己的心里发出,以自己的声音歌唱,纯情,自然,不被扭曲,这才是诗”。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诗人这些词语暗藏的锋芒,也体会到他隐忍着愤怒的抗争精神。当然,人们可以从中窥见他当年的稚嫩,但也可深知他当年的“早慧”。“纯情”“自然”“不被扭曲”地依存于自己的内心,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当今诗歌写作的三大戒律!

近日,王干找出他早年写的诗集,邀我为序。他传来的是手机电子文本,我如今眼力不济,告他我无法阅读,他又传来纸质的文本。这才使我有机会认识这位当年的诗歌青年。多年认识的王干令我意外,他居然写过诗,而且居然也写得好!犹如所有的诗人那样,王干从自己的家乡起步,他写苏北水乡,写他的由土地庙改造的小学课堂,写

他们打篮球如打架的小伙伴,他的诗充满了田野上方飘浮的泥土气和烟火气,特别是这样的断句:
我从没有爱情的村姑中来
我从口号声中声讨声中来
我从泪水里悲愤里来

简括地说,他从一个曾经愚昧、残忍、狂暴的黑暗的世界中走来,他写家乡水国的迷人景色,写芦苇,写荷香,写蛙唱,他写大时代来临的喜悦与希望,但他不是简单的风景写手,他有冷静的批判性反思。如今的年轻人并不能理解什么是“没有爱情的村姑”,也很难理解什么是“口号声”,什么是“声讨声”?应当感谢这位差点被遗忘的诗人,感谢他在充满幸福的今天,提醒我们不忘曾经有过的苦难和不幸。

阅读王干,阅读是一种重温。我很庆幸我终于“结识”了一位为今天的幸福而不忘曾经的不幸的早慧的亦即早熟的诗人。王干是多才多艺的,我最初知道作为编辑家的王干,后来是作为评论家的王干,再后来是作为散文家的王干,甚至是作为美食家的王干……这么多的头衔了,还不够,如今是作为诗人的王干!多面手的、无所不为、几乎也无所不能的王干,他是我的酒友,尽管我不曾是他的棋友(据说,王干善围棋,他的朋友中有九段国手),是每年冬天陪我吃淮扬菜、喝美酒、谈论汪曾祺先生的王干!

(本文为《王干青春诗抄》序)

鲁迅的草木情

陈大新

鲁迅酷爱草木,他心爱的散文诗集叫《野草》,充满温情的回忆散文集叫《朝花夕拾》。鲁迅小时候最爱去的地方是自家后面的“百草园”,读书的“三味书屋”也有个后园,虽不是很大,但花木繁茂,鲁迅与同学课余常在这里小憩,园子东北隅有一小亭,壁上有老师寿镜吾的父亲题的一首小诗:“栽花一年,看花十

日。珠璧春光,岂容轻失?”那时,鲁迅常去住在新台门里的远房叔祖玉田公公处,这位老人爱花,养有珠兰、建兰、茉莉、马樱花等,吸引少年鲁迅的还有他的藏书,鲁迅最爱看的是一本《花镜》。后来鲁迅搜集到不少有关花木的书,有《南方草木状》《广群芳谱》《释草小记》等。鲁迅用荆川纸描绘花木图谱,又在书上加注释。据周建人回

忆,鲁迅自种了不少花木,诸如映山红、石竹、文竹、平地木(俗称老勿大)、万年青、黄杨、栀子、月季、吉祥草、菖蒲、荷花、鸡冠花、凤仙、茛萝松、蝴蝶花等都种过,他在盆上插上一条竹签,写上植物名称,花草每年收籽,细心包好,明年再种,并按照《花镜》和《广群芳谱》作了分类。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与许寿裳、二弟周作人、钱均夫、朱谋宣同住在本乡区西片町一处宅子,命名为“伍舍”,是作家夏目漱

天,当我们漫步在梧桐街区的时候,她念出一句据称来自《倾城之恋》的文字。念罢,失笑。看得出,她同生活和解了,尽管这和解来得如此不容易,但谁的和解又是容易的呢?

有多少人会在兜兜转转中活成了自己渴望或者讨厌的样子。四季,每年都会轮回,每一年的春夏秋冬第二年都会再来,可是每个人的青春永不会再来,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中,那些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少男少女渐渐长大,渐渐老去,渐渐学着同自己和解。成功或者平凡,快乐或者不快乐,顺境或者逆境,富足或者贫寒,最终,这一类或者源于自己或者源于命运的一生,都被认了,这种“认”里有一种“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遗憾与释然。

秋日如是璀璨
繁花绽放后的中场休息,是结局尚未水落石出的延宕。

城市更新是近几年的热词。以我多年观察,长宁是个很会闷声干大事的区。相对佛系松弛的外表下有着强悍精准的眼力和策划执行力。长宁的更新,更像是微更新,并非生机勃勃的万象更新,而是表现出动态恒定的哲学追求,是新旧合璧、开放包容、有着精细颗粒度的上海的“肉身明证”:上海不仅是旧梦,而是行进中的综合现场。

我每天都要经过淮海西路。淮海西路先天条件并不优越,却很少蹭传统淮海路(主要指淮海中路商业街)的声名与流量,不会被传统淮海路驯化,自有一番风流感藉。如今,在淮海西路的最西端,有个重大的亮点:A.F.A.它地处安顺路和凯田路之间,是历史工业遗存更新的典型案例,由原上钢十厂转世而来的红坊再度转世而来。其中的核心区域,是原上钢十厂冷轧带钢车间,是著名的文物保护建筑,如今是ROJO 艺文空间。

这个车间,曾承载了两代人的记忆。1956年上海第十钢铁厂成立,迅速跻身上海工业重地之一,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进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有关近现代工业建筑、产业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再利用课题的“城市再生”浪潮袭来。2005年,上钢十厂引入改造团队,对原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及功能重塑后,变身为文化地标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红坊,上钢十厂由此开启再生之路。

当年的红坊是很IN的存在,同时期还有莫干山路等。我很年轻时,在红坊的冷轧带钢车间参加过许多派对,看过很多SHOW 和展,充满那个时期特有的奇幻和浮华。2011年以后我也常去红坊遛逛,在那片坡度跌宕的开阔草坪上有几尊硕大的钢铁雕塑,儿子抱着玩具球或玩具枪跑上跑下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

时光多情如故人,它改变了土地,不断重塑记忆。2017年红坊开始了新一轮城市更新改造,磨砺了几年,如今的A.F.A 即将在今年底揭开面纱。与之前工业遗存更新1.0版本的红坊相比,除了项目无

忆,鲁迅自种了不少花木,诸如映山红、石竹、文竹、平地木(俗称老勿大)、万年青、黄杨、栀子、月季、吉祥草、菖蒲、荷花、鸡冠花、凤仙、茛萝松、蝴蝶花等都种过,他在盆上插上一条竹签,写上植物名称,花草每年收籽,细心包好,明年再种,并按照《花镜》和《广群芳谱》作了分类。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与许寿裳、二弟周作人、钱均夫、朱谋宣同住在本乡区西片町一处宅子,命名为“伍舍”,是作家夏目漱

城墙、和6000多平方米的公共绿地融为一体之外,A.F.A 因地制宜探索出一条冷峻、自然、硬朗、无界的艺术商业全新道路,独具雄性气质。且仍能看得出红坊的基因文脉,带动了淮海西路的蝶变。

而徐汇滨江,又称西岸,则是最令我感觉有上海滩大时代风情的区域。也是魔都最有未来感和希望感的所在,且仍处于历史最快的发展周期中。11.4公里滨江岸线的迭代更新史,足以成书。这条集聚了铁、煤、砂、油等各类民族工业的封闭式工业岸线,是20世纪民族工业的摇篮,沿江曾分布着南浦火车站、北票煤炭码头、上海飞机制造厂、上海水泥厂等重要的工业企业,煤炭运输渡口、水路联运码头、仓储物流、军用机场等曾经牢牢封锁了整条滨江岸线,让人难以一窥究竟……从2008年徐汇滨江开始整体规划至今,历经17年的大刀阔斧、大拆大建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空间改造和产业复兴一任自然,回望却是翻天覆地的。

西岸是徐汇滨江在“后世博时代”的称谓和在更新探索中最终确定的调性,它对标的是纽约SOHO、东京代官山和巴黎左岸。前身是煤炭码头的龙美术馆、前身是上海水泥厂的西岸梦中心、由上海飞机制造厂厂房改造而来的西岸艺术中心、由普利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操刀设计的星美术馆、由龙华机场跑道与机场河共同改造而成的徐汇跑道公园等佳作风起云涌,传煤港、金融城、数字谷、西岸智塔和西岸艺岛等项目层出不穷。西岸的蝶变并非一蹴而就,却有着艺术传媒、科技金融、人工智能之间精细适配的动态规划,达到了系统性提升。

复杂包容是城市的天性。我时常在想,在野蛮生长期,城市发展是“摊大饼”,而如今上海的“中年变法”更侧重逻辑精密,深耕内涵,是更适配当下状态的发掘与再造。艺术配厂房,咖啡配仓库,让废弃空间机能重构,让社区肌理细腻缝合,让工业遗存创意重生,上海城市更新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叙事,且仍在不断续写中。



夜光杯

子呢?”俞芳答说:“老叶子不好看,我就摘掉了。”鲁迅告诉我,这样是种不好芋芳的,以后不要摘老叶子了。不论走到哪里,鲁迅对植物总是很留意。1924年5月,鲁迅搬至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与母亲和夫人朱安一起生活。

这院子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棵枣树,这两棵枣树被鲁迅写进《秋夜》而为人们所熟悉。后院还有一棵杏树,鲁迅在院子泥地上种满太阳花(又名铺地锦),日中开放时,五颜六色,惹人喜欢。鲁迅还是嫌院子里的花木不够多,翌年的春天,他请云松阁(北京专卖各种盆景及树苗,并代送代种的一家商铺)做院子的绿化,栽种了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杨等各种花木十余棵,小院落呈现出一派生机。直到晚年鲁迅在上海还在翻译《药用植物》。

鲁迅热爱草木,出于性情,他挚爱生活,挚爱大自然,挚爱土和祖国。然而,在那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草木带给他更多的是慰藉与希望,在《无题》一诗中,他沉吟着:“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冰镇小龙虾 (中国画) 庄艺岭

木心对于艺术家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木心遗稿(一)》中将艺术家分作五类:一类“为当代所理解”,认为其人其作有福,但“其人或寿,其作品不寿”,这类艺术家即使活得很久,其作品也容易速朽;第二类“为当代所不理解”,就此湮没,根源在于艺术家本人的不自知,“数十年浑噩而已”;第三类“为当代所全然不理解”,但作品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爱念泰戈尔的名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仿佛必须灿烂才算活过,仿佛秋叶之静美是应该属于死亡的。

被岁月洗涤被生活鞭打之后,发现能活成“如秋叶之静美”才是人生至高的境界。

这些年的上海,春秋两季特别短,大多的记忆属于酷热的夏天和阴湿的冬天,本该最美好的两季是如此短暂,完全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季节,倒像是被借用来做冬夏两季之间过渡的。每年,在终于熬过了漫长酷热的夏天之后,第一缕微凉的秋风终于吹来的时候,总会有一点恍惚,仿佛不敢相信,苦夏终于过去了。公园里的桂花树飘出温润的淡香,银杏叶挂上了,黄金城道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光,柿子红了,糖炒栗子上市了……

可惜,桂花的幽香尚未闻够,满地的华丽尚未赏够,几场冷空气一来,秋天就只能隐退

艺术家的分类

夏春锦

能长寿或极为长寿;第四类“为当代所稍稍理解”,其作品亦长寿或极为长寿,这类艺术家的命运要胜于第三类。一般人以为以上四类基本上已经把话全说尽了,其实不

了,没有来得及展示的秋装直接换成了御寒的冬装。上海的秋天,是如此的短暂,因为短暂而显出别样的珍贵。我常常建议没有来过上海的友人秋天来,在我看来,秋天是上海最美好的季节,气温适宜,空气清爽,天空湛蓝,各大剧场的演出甚多,并且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人见人爱的大闸蟹要闪亮登场了,它的衍生品蟹粉小笼、蟹黄面、秃黄油也都要在这个季节亮相了……

比起甜腻腻的草长莺飞的春天,“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秋天的告白是多么地沉郁。比起“春日凝妆上翠楼”的闺中怨妇,“秋风秋雨愁煞人”“梦回吹角连营”的牵挂是多么地豪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沉淀的季节,是盛放之后的收敛,也是凋零之前的盛放。我喜欢那些经历过生活的磨砺,最终

活得澄澈、通透、淡然的人,觉得他们的人生就像秋天一样,是金色的,是有收获的。

有位年轻的时候安静、普通得完全可以被忽略的女友,中年之后活成了几乎人人羡慕的样子。率真的她在某次聚会时,对着一干慨叹人生不再少年的朋友们宣称,不想,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她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又穷又丑还傻,完全感受不到青春本身的美好。眼看着她在忙忙碌碌看不到前景的工作和琐琐碎碎的柴米油盐的日子中游走,不断把自己打碎了又重新站起来,渐渐活成了她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日子,说是快乐太肤浅,说是满足又太简单。她不再拥有青春的容颜,却活成了一个眼里有光的女子。

“秋天的街道上,落叶铺满了台阶,像记忆一样厚重。”有一

却道天凉好个秋

忻之涓

又丑还傻,完全感受不到青春本身的美好。眼看着她在忙忙碌碌看不到前景的工作和琐琐碎碎的柴米油盐的日子中游走,不断把自己打碎了又重新站起来,渐渐活成了她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样的日子,说是快乐太肤浅,说是满足又太简单。她不再拥有青春的容颜,却活成了一个眼里有光的女子。

“秋天的街道上,落叶铺满了台阶,像记忆一样厚重。”有一

十日谈

都市秋景
责编:殷健灵

秋日如是璀璨
繁花绽放后的中场休息,是结局尚未水落石出的延宕。